

C i Q u S h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文学史类

词曲史

王易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曲史/王易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60 - 4891 - 0

I. ①词… II. ①王… III. ①词曲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0420 号

词曲史

(CI QU SHI)

王易 著

责任编辑: 鲁艳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32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4891 - 0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才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

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沟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小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一套能反映民国时期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丛”，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序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家分隶屈原、陆贾、荀卿，并杂赋为四。屈主抒情，陆主说辞，荀主效物，杂则谐谑之属也。歌诗则次吴、楚、燕、代、邯郸等以当风；次汉兴兵所诛灭，出行巡狩等以当雅；次宗庙送迎灵颂以当颂。其《李夫人》《幸贵人》《中山孺子妾》《未央才人》《黄门倡》等，则剧本之类也；《周秦》等则前代乐章也；《谣歌》《诗声曲折》等则歌声谱式也。刘《略》，班《志》，实开文章派别之先声，亦即谈艺家所自昉。《法言》《论衡》，片辞居要。至魏文《典论》，肇著专篇。自后作者如《文章流别论》《文章缘起》，实详体制；《诗品》《翰林论》《文赋》，品藻利病，多甘苦之言；刘勰《文心雕龙》，贵实课虚，网罗前世，截断众流，叹观止矣！《楚辞》《百官箴》《七林》《连珠集》《玉台新咏集》，义专论品，总集斯兴；至昭明太子《文选》，屹然为艺海大宗！爰逮唐宋，体制渐歧，各明一义。征文考献，论世知人，则有《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范》《金文雅》《元文类》《明文衡》《历朝文纪》《古诗纪》《全唐诗》《全五代诗》《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全金诗》《元诗选》《明诗综》

《列朝诗集》《全唐文纪事》《历朝诗纪事》《广陵诗事》《感旧集》《篋衍集》《湖海文传》《诗传》《诗人征略》《琬琰集》《碑传集》之属，托体独尊，文也，而史寓焉。析体制，则《文章襟喉》《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尚焉；谈义法，则《修辞鉴衡》《四六法海》《瀛奎律髓》《唐诗鼓吹》《古文绪论》《唐音》《唐诗品汇》《艺苑卮言》《谈艺录》《说诗晬语》等备焉。明派别，则有《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标句法，则有《主客图》；讲声调，则有《谈龙录》《声调三谱》。泊夫析赏考证，巨细兼赅，则有诸家《诗话》《四六话》《四六谈尘》《赋话》《读赋卮言》《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丹铅总录》《诗薮》《然灯纪闻》之属，郁郁乎！彬彬乎！八音繁会，五采相宣已。然求其贯今古，穷源委，析利害，究正变，足与《文心雕龙》媲烈者，史家惟有《史通》而已。诗文大国，既如此矣。词曲导源既晚，托体甚卑，论盖尤鲜。如《中州乐府》《历朝词综》《昭代词选》《词林纪事》《本事词》《篋中词》之属，则以征文考献论世知人为归；而《乐府补题》，社稿也，《元草堂诗余》，总集也，黍离麦秀之哀寓焉。如《遏云》《家宴》《尊前》《花间》《兰畹》《金奁》诸集，《草堂诗余》，则以嘌唱为宗，间明宫调；如《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绝妙词选》《绝妙好词》《花草粹编》等，则专示准绳，或搜遗佚。如《荆溪词》《众香集》《宫闺词》《闽词钞》《西泠词萃》《湖州词征》《甬上近体乐府》《常州词录》《浙西六家词》《明湖四客词》《闺秀词汇刊》之属，或断代，或限地，或限人，间阐宗风。专咏一物，则有《梅苑》《梅词》《萍聚词》；专用一调，则有《龟峰词》《百萼红词》《聚红词》《友声集》《碧澹词》；析源流，则有《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正宫律，示

义法，则有《词源》《乐府指迷》《作词五要》；析派别，则有《词辨》《宋四家词选》；标句法，则有《词旨》；订声律，则有《圈法美成词》，而后来诸家《图谱》，钦定《词曲谱》，由此出焉。万氏《词律》，擅廓清复古之功；《天籁轩词谱》，独标雅正；谢氏《碎金词谱》，旁注工尺，取自九宫南词，意昉白石歌曲，施之弦管，尚隔一尘。论音韵，则有《菴斐轩词林韵释》，学宋斋、榕园、沈、毛、仲各家《词韵》，尚属椎轮；而谢氏《碎金词韵》，依黄公绍《韵会举要》，备注五音清浊，戈氏《词林正韵》《晚翠轩词韵》，一依《集韵》，一依《佩文韵》，折衷古今，足何据依；《菴斐轩》虽最称古本，实同曲韵，非词家所适用。下逮诸家《词话》《词品》《词统》《词筌》《词衷》《词尘》《词苑丛谈》之属，巨细兼明，凡诗文家所有著述，词苑咸备焉。论曲之书，不逮词家之繁，实较词家为密。如《太和正音谱》《南九宫谱》《北词广正谱》《金元十五调》《骷髅格》《南音三籁》《啸余谱》《南词定律》《钦定九宫大成谱》等，则图谱之属也；如《中原音韵》《中州音韵》《洪武正韵》等，则音韵之属也；如《碧鸡漫志》《武林旧事》《梦粱录》《辍耕录》《野获编》等，不专论曲，而沿革具焉。钟氏《录鬼簿》，为元曲著录专书；臧氏《元曲选》，为剧曲总汇，杨氏《太平乐府》《阳春白雪》，则散曲存焉。而黄氏《曲海》、王氏《曲目》，为曲家别辟目录一途。他如涵虚子《曲论》《词品》，丹丘先生《论曲》，王氏魏氏《曲律》，沈氏《衡曲尘谈》《顾曲杂言》《度曲须知》，徐氏《南词叙录》，吕氏《曲品》，高氏《新传奇品》，梁氏李氏《曲话》，焦氏《剧说》，徐氏《乐府传声》，则杂论南北曲之声韵义法作家。《盛明杂剧》三编，汲古阁刊《六十种曲》，墨憨斋《传奇定本》，则

南曲总汇；《雍熙乐府》，又为北曲南曲之总汇；《缀白裘》则杂选南北曲，允推巨编也。综览吾国二千年来谈艺之作大概如上所举。其能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判断，俾学者读此一编，靡不宣究，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阙无闻焉。南昌王子简庵，十年来倚声挚友也。去年教授心远大学，撰《词曲史》一编，用作教程。盖感于废学新潮，群言淆乱，深愍晚学无所折衷，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牖启来者，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盖词曲之为体，忠厚惻怛，閎约深美，史公所谓隐约以遂志者，有侧隐古诗之义；足以移人性灵，愉人魂魄；冀得匡拂末流，涵濡德性，而反之于诗教也。方南昌乱亟，吾二人者，皆闭门论著，数有切磋，愧少弘益。今将远别，督序于余。特历举吾国古来谈艺之著述，品论扬榷，俾读者知此编位置所在云尔！丁卯六月威远周岸登。

例 言

文学全史，体大绪繁。词曲一隅，范围固隘；然与乐府，同源殊体。是编尚论乐府流变，冀探其源；详述词曲演化，务明其体。

史隶体例，本重叙述，间入议论，左马已先。是篇叙述往迹，时参目论；篇首引端，义同序赞。

篇章之区，各以时代篇题浑括，用摄其纲；章题显明，以张其目。

词盛于宋，曲盛于元；叙词详宋，叙曲详元；明曲胜词，曲详词略；清词胜曲，曲略词详。

体制为本，不厌求详；作者为迹，未免于略。

词体简约，例可系人；曲篇繁重，例惟示始。

史称载笔文叙为宜；文所难明，佐以表列。避档册之琐屑，蕲览诵之清通。

称引前说，或著或略。语待折衷，则标所自出；事无歧隐，则视若公言。直举所知，无意掠美。

句读符识，习见近籍，从俗援用，以利后生。

载籍无涯，闻见有限。取裁率尔，无漏为艰。补阙订讹，有待贤哲。

目 次

序	(1)
例 言	(1)
导 言	(1)
明义第一	(6)
(一) 词之意义	(6)
(二) 曲之意义	(10)
(三) 词曲之界	(12)
溯源第二	(15)
(一) 汉魏乐府	(19)
(二) 南北朝乐府	(23)
(三) 隋唐乐府	(29)
具体第三	(35)
(一) 唐代词体之成立	(35)
(二) 唐五代诸词家	(67)
衍流第四	(87)

(一) 宋初乐曲之概况	(87)
(二) 北宋慢词之渐兴	(94)
(三) 南宋词之极盛	(107)
(四) 两宋词流类纪	(113)
析派第五	(137)
(一) 北宋诸词家	(138)
(二) 南宋诸词家	(164)
(三) 金诸词家	(194)
构律第六	(202)
(一) 调谱	(203)
(二) 韵协	(231)
(三) 四声	(239)
(四) 五音	(241)
启变第七	(245)
(一) 由词入曲之初期	(246)
(二) 宋金戏曲之蕃衍	(263)
(三) 元代戏剧之完成	(269)
(四) 元曲本及其作家	(277)
(五) 元诸词家	(316)
入病第八	(335)
(一) 明代词学及其作家	(336)
(二) 明代曲学	(353)
(三) 明曲本及其作家	(359)
振衰第九	(368)
(一) 清代词学之振兴	(369)

(二) 清诸词家	(380)
(三) 清代戏曲之盛衰	(411)
测运第十	(426)
(一) 词曲之现状	(427)
(二) 词曲之前途	(434)
后 序	(436)

导 言

东西诸国，文化各殊，溯其渊源，每由民族质性之有偏，居处环境之互异，用是演进，各展所长，经时既遥，遂歧趋尚。西方种糅国密，待竞而存，生生所资，无敢暇逸，理智所注，科学兴焉；中华地大物博，闭关自足，历岁数千，同文一贯，情感所凝，文学尚焉。夫文学公物也，亦文化之果也，有文化者即有文学，宁独中国？虽然，事有偏胜，物有特征。文学者，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西国未尝无文学，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修养未若中国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此无可逊也。然则吾人姑谓中国文学甲于坤舆，殆非过矣！

虽然，国人之瘠于文学也亦甚矣！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迄于清，举凡文士才人所毕生萃精力而为之者，何莫非文学哉？其为类也，有散，有骈，有韵律；其为体也，有文，有赋，有诗词歌曲。任举一端，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当。则妨生事，阻普化，非文学之本意也。然而业无幸成，功无虚牝，力之所及，效则致焉。苟时方丧乱，尚申、商之法，右孙、吴之谋，带苏、张之策，抑文黜学驱民以归于惨礲苟营之涂，斯已矣；如其不然，

欲养和平康乐之风，存温柔敦厚之教，使心声所播，文采所敷，濡染弥漫，蔚成国华，则艺不厌精，心无求暇。盖文章政事，分道扬镳，纵未兼长，无妨并进。使持功利之见，杂诸性情之间，行见顾忌迁就，无有已时，而支绌隳落，可立待矣。故恶高美之文学者，不必言文学，揭简易以为倡者，不足言文学。

所谓文学之优劣，果以何为标准乎？征诸中西论文者之语，可以睹矣。西方之论文，恒以读者之赏鉴为准，其重在外缘；中国之论文，则以文章之本质为准，其重在内美。波斯奈谓“文学志在取悦于大多数人”；而杜甫乃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赫德森谓“文学论情述理，对大多数人类生兴趣”；而昭明太子乃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梁元帝更云“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察其所揭之帜，则其内外轻重之不同明矣。故中国文学，惟务充内美，而不计外缘，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西方文学，务容悦当时，趋附风尚，其利在广被，而弊在委随。此亦中西人性之殊，而文学根本之歧点也。

文章之内美，约四端焉；曰理境也，情趣也，此美之托于神者也；曰格律也，声调也，此美之托于形者也。托于神者，为一切文体所同需，托于形者，则诗词曲所特重也。理境高矣，情趣丰矣，无格律声调以调节而佐达之，犹鸟兽之不被羽毛也，犹人体之不著冠服也，犹舞无容而乐无节也。虽自矜其精神之美，何济焉？《诗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沈约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则格律声调之重，昔人固论之周已。

昔季札观乐，闻声而识其国风。《诗》三百篇，大率可被之

弦管。故班固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夫声不谐则乐不叶，欲咏其声何由乎？故诗歌之与格律声调，源固并也。汉魏乐府，置协律之官；隋唐登歌，传坐立之伎。乐日盛矣。然太白《清平调》香山《杨柳枝》，本属绝诗，却开词脉。自时厥后，诗乐并兴。词则应运而生汇流而大。于是格律声调，尤重于诗歌矣。

或曰：词曲之事，亦仅于抒情而已，乃至侔色揣称，刻羽引商，词调数百，曲体千余，得无有玩物丧志之患乎？曰：人心情态，何啻万千！声本乎情，自然殊致。如其挚情流露正赖声律，以成抑扬动静刚柔燥湿之观。譬之五服六章，纵异布絮之功，能资黼黻之美，苟非墨翟之非乐贵俭，孰能拒而斥之哉！自唐以降，作者千数，岂尽愚蒙？何以不惮烦劳，行兹艰阻？岂不以宝藏所存，糜躯无惜，不为其易者，正欲达其深耳！

或又曰：抒情之道，岂必词曲哉？方今欧化东渐，新潮日长，创无韵之诗，行自然之体，未尝不足以抒情。居今日而盛谈格律最严、声调最复之词曲，得无贻章甫适越之诮乎？曰：人不能乐，不害其为人；士不能吟，无伤其为士。聋者无以与夫钟鼓之声，然遂欲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自盖其不聪，不可也。文学者，学之专门者也；词曲者，又文学之专门者也，专门之事，不能责之众人；然而百夫之所不能扛者，乌获可一臂而胜，无害也。无韵自然之诗，不禁人为；欲遂扫其固有之美，强天下而尽从其后，于势亦有所不可能矣。

今述词曲史，其事有三难：一、昔人言词曲者，率重家数，而鲜明其体制源流也；二、词曲宫调律格，至为复杂，言之不能详尽也；三、词曲之界混，后人不能通古乐，无以直捣奥窔也。

兹惟旁稽群籍，折衷事理，区为十篇，撮述于次：

为学务先正名，名正则学之条理可具。矧词曲上承于诗，旁通于赋，下流于歌剧盲辞，其质难明，其界易混。不有以揭之，曷从而辨之！述《明义第一》。

事无突如，物不骤至。欲抽其理，必探其源。词曲各具封疆，领域颇广。宋元以降，卓焉大声。穷其所自，各有根本。哀索列举，务观其通。述《溯源第二》。

唐代声色冠绝，士耽骚雅，众习宫商，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词体之立，实肇斯时，五季更迭，百度废弛，人文凋敝，独词则洋洋大观。述《具体第三》。

有宋龙兴，文风大畅。倚声之道，习焉为常。自理学名臣，才人志士，缙羽闺阁，巨佞神奸，皆擅胜场，各具面目。佳篇伟作，发数尤难。词学至此，若决江河。述《衍流第四》。

北宋全盛，词苑辉煌。晏、欧、柳、苏、贺、秦、周、李，并挺英哲，以佐元音。南渡中衰词人抑塞。辛、姜、吴、史、王、蒋、张、周，或见江左风流，或感西周禾黍，列而论之。述《析派第五》。

诗律宽放，词则倍严。调既陆离，韵复纷杂。四声既别，五音益分。剖析毫厘，咀嚼微妙，语其组织之密，实无匹伦。浅学者感其难；而深好者领其味。述《构律第六》。

词体层出，流变渐乘。北宋大晟，已开乐府。转踏，大曲，宫调，赚词，递衍递繁，遂成曲体。金元以降，南北并趋，结族之交，探索最难。苟非别详，不足指信。述《启变第七》。

物盛必衰，理所应具，宋元词曲，至明渐芜。高、刘、瞿、李，尚有正声；乃及杨、王，强作解事。歌剧亦逊胡元，虽有名